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耿不取十分高興地道：

「可是從進門到現在，一直都是你在表現，老頭子簡直一無可取，弄得我十分難受，現在終於有一個給我表現的機會了！」

金蒲孤卻淡淡一笑道：

「是了！這一次我沾了你的光，你快看看圖意是什麼，用你的意思填上去！」

耿不取興致正濃地拍起了筆，面對著粉牆，捉摸了半天，卻始終無法落筆，金蒲孤忍不住催促道：「老耿！你是怎麼了？」

耿不取皺著眉頭道：「這幅圖畫我簡直想不出它有什麼含意，叫我怎麼著筆呢？」

金蒲孤微怔道：「哦！那你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，我幫你想想看！」

耿不取又等了一下，才萬分不情願地道：「小子！你是真的看不見？」

金蒲孤著急道：「我要是看得見，就自己動腦筋了，何必還要麻煩你說一遍！」

耿不取這道才道：

「其實這幅圖意很簡單，一個小和尚牽一著一條老牛，在月夜歸寺！充其量祇能題上一個月夜歸牧圖，難道劉素客祇叫我寫上這幾個字就行了？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

「劉素客在這四幅圖中都有著深刻的含意，自然不會如此簡單，我們再想想看！」

壁後突然傳出一陣輕蔑的笑聲道：

「這是一幅最簡單的圖，耿老先生不必鑽牛角尖，往深處想，對圖上的小和尚與牛多看兩眼就明白了！」

發聲處好像距離很近，卻又好像很遠，總之神秘得令人無法捉摸，金蒲孤與耿不取都知道這是劉素客在故作神秘，也懶得去追索他究竟身在何處，祇是努力去思索那圖中的意思。

金蒲孤苦於看不見，祇好問道：「老耿！那小和尚與牛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？」

耿不取想了片刻，突然把筆交在金蒲孤手中，憤然地道：

「劉素客！你對老夫如此輕視侮辱，我並不放在心上，而且我也承認比不上那小伙子，祇是你千萬記住別落到我手中，哪時就有你好受的！」

壁後傳來一陣大笑，然後再以不屑的口氣道：

「姓耿的！在我這萬象別府中，像你這種庸才車載斗量，劉某把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上，你要想報復我大概很不容易！」

耿不取紅著臉憤憤地道：

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慮，總有一得，也許你失策之處，正好是我得手之時，那時你就神氣不起來了！」

壁後的笑聲停了下去，慢慢地傳出一聲歎息，然後是劉素客的聲音道：

「耿老！衝著你這句話，劉某對你的看法要重作估價，剛才的失禮處，劉某願致無上歉意……」

耿不取哼了一聲，臉上猶是悻悻不平之狀。

金蒲孤不禁奇道：「老耿！你們究竟在說些什麼？」

耿不取怒聲道：「那圖上的小和尚是你，老牛畫的是我！」

金蒲孤不解道：「這算什麼呢？」

耿不取怒聲道：

「這是說我處處叫你牽著鼻子走，月下一僧，是說光頭著眼著月亮，處處都沾你的光！」

金蒲孤也微微變色道：「這太過份，老耿！你……」

耿不取輕輕一歎道：

「你別說了，我一點都不為這個生氣，因為這本是事實，而且我很高興，劉素客畫了這幅圖來侮辱我，完全暴露了他的弱點，一個尖酸刻薄的人，胸中必然無法容物，他懂得再多，也不會成大器的，智以智力而論，我是認輸了，可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勝過他，因為你那渾厚博大，浩瀚無際的胸襟，是他永遠趕不上的！」

壁後的劉素客又是一歎道：

「謹拜嘉言，劉某當永矢不忘，今後有機會尚望耿老多賜教誨！」

耿不取冷笑一聲道：「你放心好了，祇要見到你的面，我可以一口氣罵你個三天沒完了！」

(六十二)

# 女

# 人

# 峰

● 橫溝正史

「我最後一次見到連太郎，是在他即將投筆從戎的時候，他來我這兒跟我辭行，並且說他的志願是當一名特工隊隊員，沒想到就在他決定為國捐軀之前，大戰結束了。」

「這件事情讓這個容易傷感的年輕人更加頹喪，他心中原有的滿腔熱血都幻化成空，留在世上的就祇剩一個空軀殼了。因此，他在戰後開始過著頹廢、麻木的生活。」

「我早就有意選他當智子的終生伴侶，可是後來卻聽說戰後的他過著那麼荒誕的日子，當時我真的非常憤怒、悲傷和絕望。」

「後來我反覆思量，總是很難相信這個具有高貴氣質的男孩會從此一蹶不振，我想，他總有一天會重新站起來的，而且，他非站起來不可！」

「就這樣，我決定給他這個機會。我想藉著智子的力量去解救連太郎，同時也借連太郎的力量去救智子；但是我不能跑到幕前指揮一切，再說我也不想讓連太郎知道我就是智子的爺爺。所以我才選擇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，撮合智子和連太郎。」

（雖然衣笠智仁所採取的方法有些招人非議，但是如果考慮到他本人特殊的身份，以及不想被大家議論的心情，和多門連太郎戰後的行為的話，或許就可以理解衣笠智仁何以會選擇這種奇怪的方法了。）

「原來如此，我明白了。因此您讓多門先生住進松籟莊飯店之後，自己也想親自前往看結果如何。」

「是啊！這也是原因之一，不過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見智子一面。」

「您喬裝易容是為了不讓松籟莊飯店的員工，以及多門先生認出是您。可是不明白，像您這種身份的人怎麼會易容的那樣好呢？」

聞言，衣笠智仁的眼尾笑得幾乎都要擠在一塊兒了。

「那是大道寺教我的。」

「大道寺先生？」

金田一耕助吃驚地睜大雙眼。

「是啊！我想早一點見到智子，但是因為松籟莊飯店的員工都認識我，所以感到很無奈。大道寺知道我的難處，於是就告訴我化妝易容的方法，他還幫我準備了一頂假髮和假鬍子，又教我如何化妝。」

「由於學生時代的大道寺曾經參加過話劇社，也曾經在舞台上表演過，所以他對化妝技巧挺在行的。」

「您之所以逃出松籟莊飯店，是為了怕被警方調查出真實的身份吧！」金田一問道。

「是的，如果我沒有易容，當然不用顧慮什麼，可是就因為當時我化妝易容，所以才擔心接受警方的調查。」

「你看到遊佐先生的屍體了嗎？」

衣笠智仁點點頭。

「你走進鐘塔的小房間裡面做什麼？」

「不，我沒有走過。我住在松籟莊飯店的時候，每天晚上都會在頂樓散步，那天晚上我照例爬到頂樓時，發現小房間裡似乎有燈光。」

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夫人早喪，祇生一女，名連城，年已十六，尚未適人，隨身丫環紅樓服事。一子國鑾，年已二十。雖妻房，終日在外眼花臥柳，好色中都元帥。但見了一個標緻婦人，如餓鷹見血一般，百般算計，都要逐他風流韻，方丟開手；如有不從者，即帶了家將蔣龍、蔣虎、蔣豹、蔣彪等，在民間硬行搶奪。也有羞忿自盡的，也有無恥相從的，總得遂他的心願，也不顧別人死活。還有一個助榮為虐的通政司鞏固本，拜在奸相門下為義子，又與蔣公子情投意合。凡做不來的事情，都是鞏通政代他暗設奸謀，又百般奉承，蔣氏父子十分將他信任。奸相在朝專權納賄，公子在外倚勢行兇，父子濟惡，弄得臣民人人側目。祇有裴刑部、柯太僕、宣侍讀還是這幾個人正人在朝，奸相向忌憚幾分以外，滿朝文武都是呵奉他的。所以威權日重，陰謀不軌。這都不在話下。

祇言這日鞏通政陪了蔣公子在御河遊湖，駕了三四號大船，帶了家將廚役茶擔數十餘人，分在各船伺候。蔣公子同鞏通政在第三隻船上坐著，推開船艙的窗子，四下找堂客看。恰值船到柯府花園後門水碼頭經過，蔣公子在船中，一雙好色的餓眼早已看見台上坐著一個美人，由不得渾身酥軟，祇叫：「好東西。真是一塊肥羊肉！」鞏通政笑道：「世兄又著魔了。」蔣公子目不轉睛朝上癡望，也不聽鞏通政的話。通政戲將扇子在公子肩上一拍，倒把公子吃了一驚，回過頭來問道：「老鞏，做什麼？」通政笑道：「世兄出神，必有奇遇。」公子也笑道：「你不看那台上坐著一個俏人兒麼？」通政忙從窗外定睛一望，果然不錯。公子道：「老鞏，如何代我著幾個家將上岸，扶他下船，陪我大爺吃杯酒，帶回去開開心。」通政道：「世兄，使不得！這個花園是柯太僕的，小弟認得。台上莫非他的姬妾？柯老素性執橫，不是好惹的主顧。世兄不要想癡了心，且開船到別處去物色罷。」公子道：「我的神魂已被他勾去了，怎肯捨他而去！老鞏，代我想個法兒成就其事，恩有重報。」通政道：「計倒有一條，明做不得，暗做可行。」

公子急問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通政道：「公子且假作上岸解手，你看他的後園門開著呢！公子也不用帶人上去，祇要換身進了園門，伏於台下等候佳人，用些甜密之語哄他上鉤。如其不順，喊叫起來，公子跑出園門，上船再別作計議。小弟將船撥在對岸相等。」公子拍手道：「好計！」

一會故意裝作腹痛，上岸出恭。(十一)

# 圈套

倪匡

過了一會，我才歎了一聲，把我的經歷，向他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我請求唐娜的靈魂，再進入安安的腦部。如果那樣，安安當然不是『舊病復發』，令堂的承諾，也就自動取銷了。」

溫寶裕苦笑，指著安安：「你看她這樣子，唐娜的靈魂，不知飄到哪裡去了。」

我祇好安慰他：「等多幾天看看。」

溫寶裕焦躁起來，狠狠地道：「唐娜的靈魂如果來，我就設法找能人招魂，不管是什麼孤魂野鬼，凶魂厲鬼，祇要肯借身還魂的都好，好歹有一個會說話走路的女兒還給他們就完了。」

溫寶裕這時所說的，我祇當是他心情不佳，說的狠話，沒想到後來，事情的發展，竟然十分可怕——那當然是另外一個故事了。

他說了狠話之後，又歎了一聲：「鐵醫生教了我一些如何照顧一個植物人——安安的情形比較特殊，其實她不是植物人，她可以動，祇是腦部完全沒有思想，你推一推，她就會動，像是一個活的玩具。」

溫寶裕這時，說到「玩具」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。我揮了一下手：「我急著到苗疆去，不能陪你等唐娜的靈魂了。」

溫寶裕拍胸口：「放心，也到了給我獨力處理事情的時候了。」

他雖然皺著眉，可是在這樣說的時候，充滿自信，看來艱難的環境，會使人較易成熟。我離開了大宅，回到住所，神思仍不免恍惚。

一進門，我就大吃一驚——身軀龐大的溫媽媽，端端正正，坐在沙發上，和沙發渾然一體。

一時之間，我連門也忘了關，可是我也立刻感到事情有點不對：為什麼那麼靜呢？溫媽媽所在之處，必然有耳膜可以抵受極限的聲波衝擊，何以現在那麼靜？莫非是一進來，耳膜就被震破，以致什麼都聽不到了？

正在我疑神疑鬼時，我見到了另一個人，鐵天音正站起來，向我道：「衛先生，請告訴溫太太，溫寶裕和陶先生在一起，決不會有事。什麼時候回來，不知道。」

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是立即照鐵天音所說的話說了，溫媽媽十分高興，笑容滿面，用聽來很溫柔的聲音道：「你們兩位都這樣說，那是靠得住的了，小寶這孩子，行事有點出神入化。不過，倒也真是人見人愛。」

鐵天音忙道：「有出息的青年人，都是那樣的。」

溫媽媽更是眉開眼笑，站了起來，蓮步輕移，向外走去，到了門口，轉過身來，向鐵天音道：「謝謝你的指點，謝謝你。」

鐵天音笑：「我是美容專科，使美麗的女性長期維持美麗，是我的責任。」

(八十)



她推開被子，伸直蜷著的身子，腰酸背疼的感覺立刻傳入她腦裡，讓她皺起了眉頭，而頭疼也不客氣的加入行列欺負她。

自己是怎麼了？為何今天感到這麼不舒服？

凌靚兒緩緩起身下床，一站起，一陣天旋地轉讓她又坐回床沿。霍非凡不過一晚不在身邊，自己就生病了，她真這麼嬌弱嗎？

凌靚兒搖搖頭，相信自己不會這樣沒用。等昏眩過去後，她再遲強慢慢站起，移步到梳妝台前坐下。

鏡裡反射出一張神情晦暗、面色蒼白的臉蛋，那是她嗎？一副病容！她為誰生病呢？心中明白卻不敢承認，因為她害怕自己無法再承受失去的痛苦，那還不如當做不知道，自己會活得開心點。

凌靚兒，你真是個膽小鬼！

但不這樣，又要如何才能把傷害減到最輕呢？她漾起了苦笑。

「九夫人，您起床了？」兩個丫環走入房裡，看到坐在梳妝台前的主人，吃驚地異口同聲問。

凌靚兒轉頭看著丫環，不明白她們怎麼如此驚訝。

「九夫人，現在才剛天亮呢。」雪蓮打水給凌靚兒梳洗。

「對啊，奴婢們今天起的比較早，原祇是想入內看內看看，若九夫人還休在休息，奴婢便先退下，不吵九夫人安眠的，想不到九夫人比奴婢還要早起床。」綠萍拿起玉梳為夫人邊梳理長髮邊笑說。

凌靚兒這時才注意到窗外的天色，有些灰暗天還未全亮。她昨夜睡的那麼晚，今天卻醒的如此早，根本沒睡多久，難怪自己是如此沒精神了。

「九夫人，您氣色不佳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」雪蓮見夫人神態落寞，關心問。

凌靚兒搖搖頭。「我沒事的。」

她拿起桌上的晶玉把玩著，無意識地發起呆，直聽到綠萍的叫聲才喚醒她。

「九夫人，用早膳了。」

凌靚兒收起晶玉，緩步走到花廳用膳。面對桌上豐盛的菜餚，她卻沒有一絲胃口，祇吞了兩口飯便放下碗筷不吃了。

「九夫人，您怎麼沒吃的這麼少，再多吃點好不好？」雪蓮勸著凌靚兒。

凌靚兒搖搖頭。「我吃不下了，你們將膳食端下去吧。」

「九夫人，莊主今晚一定會回房陪夫人的，您別擔心啊。」綠萍心直口快，話直接就脫口而出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凌靚兒訝然地瞪著綠萍。

「奴……奴婢多嘴了，求九夫人恕罪。」綠萍忙低頭認錯。

「綠萍，我不怪你，你是不是知曉什麼事？快告訴我。」凌靚兒急著想問明白。

九夫人對她們一向很好，綠萍也願意將自己知道的事告訴她。

「九夫人，奴婢剛從廚房端早膳回房時，看到莊主從清心閣離開，奴婢才知道莊主昨夜沒在九夫人這兒過夜。」

「原來他去紅姐那兒了。」凌靚兒自語。

(五十二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  
**張天師64代再傳人**  
**鑽研**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  
 太乙網址：tai-i.com  
**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**  
 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  
**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**  
**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**  
 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  
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 
 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  
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 
**請上網：slcj.us**  
 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